

大江東去寂寞千年

水聲來自地圖上流過京城的一條藍色的河流。

一些英雄逐一成為歷史的過客，成為我眼睛裏的過客。

歷史上，他們都是激烈過而且升起的煙。

數十年後，我亦將同樣某些尚未出生的瞳孔裏的懷念，甚或不能。

那些英雄豪華的手臂曾敲在歷史上而發出燃燒的回音。

在揚子江燒過千艘戰船的灑脫青年，在長城外踏平風沙的武士，在采石磯悲劇過的南渡宰相，在洞庭湖樓憂過天下的儒士，都逐漸成為遠去的渺茫。

風中吹著一些名字。

那條憂鬱的江依舊無根地流向沒有痛楚的東方。

大江東去寂寞千年

菊花武士

帶着一把無人了解的刀，那武士淪落在無人了解的脚步裏。

刀，一把靈魂磨利的刀。銳利的眼裏，一個世界醒著，眼外的世界睡著。

腳步依舊響著，依舊無人了解。

飄下的雪掩埋了剛走出的雪印。那武士跋涉著。

嶺脈被拋在後面，河流被拋在後面。刀在前面。

越過村莊，村莊，越過河流，河流，越過烏雲，烏雲。

刀在前面。

終於了解刀只有喝過自己的血，才能真正醒來。

一株菊花站得很遠，很遠。

從孤寂來，往孤寂去。

然後他的血流下，流下，像一瓣瓣飄落的菊花。



許茂昌

戰爭

歷史永遠倒向槍口那一邊。

只要民族一天對立，我們勢必有一天要以炮聲和鄰國握手。

人類的野心和糧食人口問題使戰爭如這個世界切不掉的影子。戰總要戰的，問題是如何使烽火在盡量不使自己民族流血的情況下提早結束。

和平永遠堵不住槍口。扣板機者就是和平者。

槍聲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遲早必須適應的音樂。

最好我們能儘快首肯烽煙是比炊煙更有哲理的一種煙。因爲，僅僅一枚地雷就能炸出很多真理。

歷史，歷史是槍管下的一名懦夫。



砲臺

小鎮那邊的山麓那邊，有一個廢了的砲臺。

幾隻灰鴿子總是有事無事地玩著那尊白砲。砲臺的皮膚被陽光曬成棕色，並且斜向遠方的雲，那姿態很像戰敗的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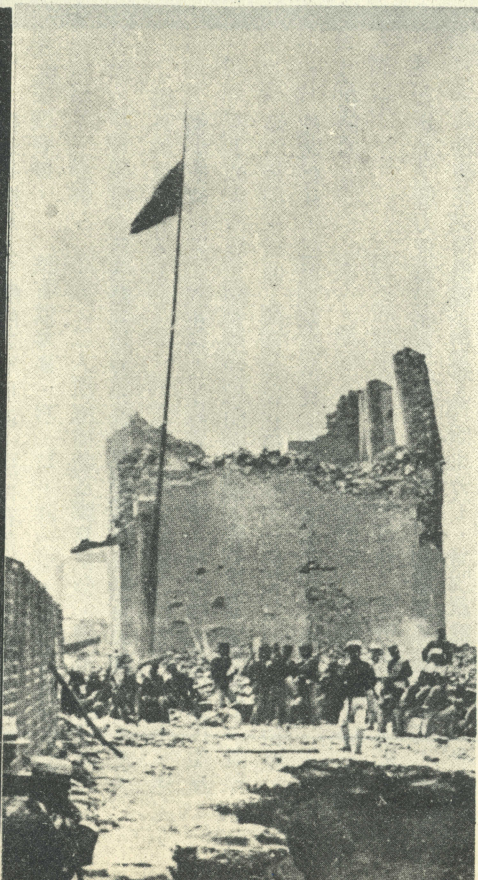
砲口佈滿灰塵，從這裏你可以讀出它的歷史。砲口下長了幾株野百合，猶豫的野百合。

從砲的這一端可以看到另一端砲口後荒冷的天色。

曾經摸過這門砲的那些士兵現在正躺在那個山坡上？那山坡必也野花盛開吧？

幾隻灰鴿子突然飛起來，往砲口眺望的前方飛去，然後消失在風吹的那邊。

那尊砲臺就這樣在時間的漩渦中沉寂下來。



故事

那軍曹在最後一口氣前把情人的信塞進自己的傷口裏。
然後英雄式地睡了。

這則軼事永遠盛開在我的記憶裏。

那時我總喜歡到山谷邊低海拔的草原上，幻想一位在夕陽下出現的軍官，像夕照一樣壯麗的軍官。

儘管水聲在石縫上嘩啦啦地笑我，我還是不願醒來。在這樣的神池裏我覺得自己突然凌越了某些的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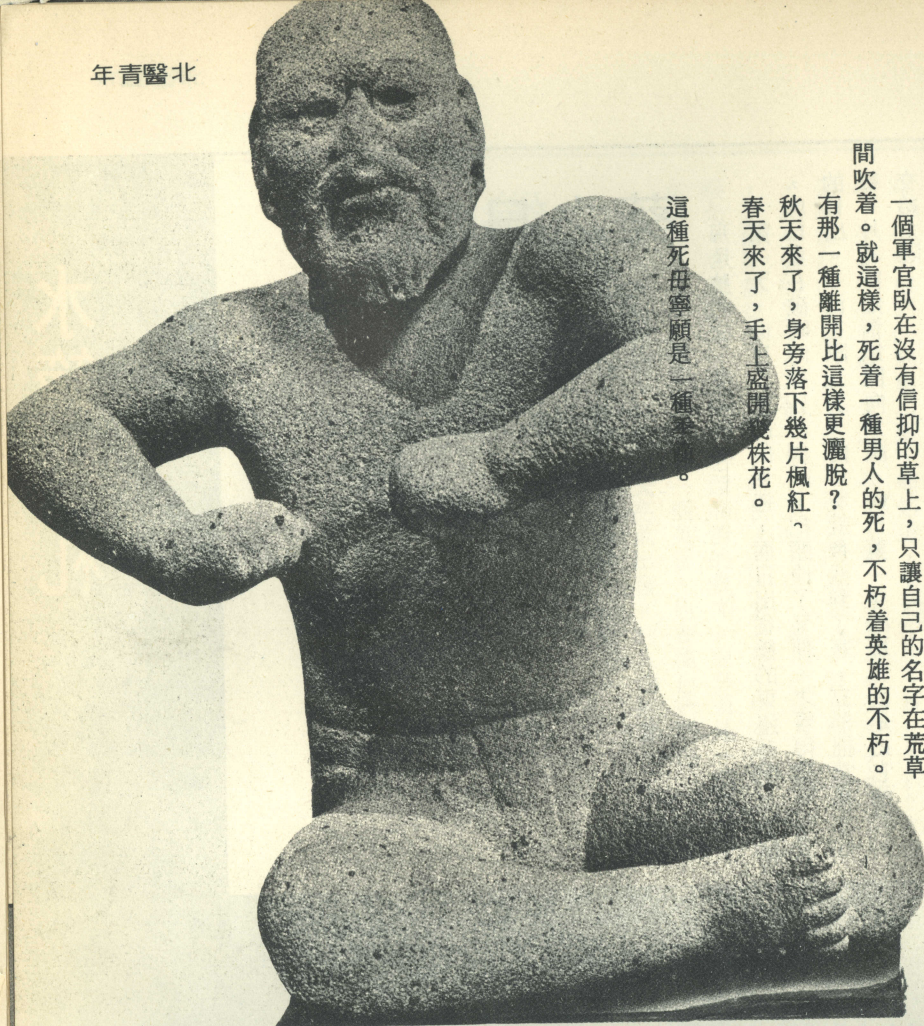
一個軍官隊在沒有信仰的草上，只讓自己的名字在荒草間吹着。就這樣，死着一種男人的死，不朽着英雄的不朽。

有那一種離開比這樣更灑脫？

秋天來了，身旁落下幾片楓紅。

春天來了，手上盛開幾株花。

這種死毋寧願是一種。



那一位英雄真正將自己的吼聲凝結在歷史裏？
歷史如一幕善變的风景，上臺的主角隨時下臺。我們活在歷史荒涼的煙裏

而既然作為一個角色，總得扮演下去的。

歷史流著，流著，有那一雙鞋真正涉過歷史？

我們從前面倒下的影子踏過去，踏過去。

有那一位英雄的血真正流過歷史的荊棘？

下一代將仍然悠閑地從我們仰著的臉上踏過去，踏過去。

而既然作為一個角色，總得扮演下去的。

那些英雄會揚起很多風，很多雲，而現在雲已散，風已熄。英雄在他從不喧嘩的骨灰裏。

所謂不朽，就是讓自己的名字在後人的唇間咀嚼。英雄也不過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則軼事罷了。

而既然作為一個角色，總得扮演下去的。

雪季，雪季終將去佔領所有英雄。

英雄

水簾小札

許茂昌

葵之日二

那是牆邊的一株向日葵。

第一天，向日葵在牆的西邊，而日出從牆的東邊升起。因此，向日葵在破曉時要踮起腳跟，把頸伸了又伸，才看到牆那邊的日出。一泳在陽光裏，向日葵就像找到了家，立刻把它身上的每一片花瓣熱情地開向太陽。向日葵一生的職業就是把它的信仰交給太陽。

那天夜裏，東方的下弦月攀上牆那邊，向日葵以為是太陽，於是踮起腳跟。月光雪般地爬在向日葵的臉上。向日葵抖著，抖著。那是它的冬天。受不了酷寒的向日葵一瓣瓣地凋了。

當最後一瓣向日葵隨著第二天的日出凋落時，一個行人在滿地的落瓣中找到一顆向日葵的種子。

鏡眼望 ● 長船 獵 年少與井 葵之日二

年少與井

沒有想到一口井竟使他焦慮而猶豫起來。

那是一口井，靜靜地臥在自己喜歡的南方的井。所有路過口渴的唇或腳步都未曾誘惑過它。它就喜歡這樣溫柔地臥著，白天在陽光中看雲，夜晚在月光下望星，過一種永不匆忙的生活。

三月，很多附近的人從井裏吸取溫暖的春天。十二月，他們又用水桶勾取涼涼的冬季。這是一種很詩的生活。

但是，正在井旁眺望的這少年却不願這樣被固定。在他眼中，固定就是悲哀就是渺茫就是霧。他的蹄還很年輕，他要在前面的路上揚起更多的塵埃。

他對旁邊這口井感到無比的輕視，最後一眼也不看就往遠方邁去。遠方有一彎彩虹，只有依賴雨後陽光的錯誤才出現的彩虹。季節在井上的天空變幻著。

三年後，那少年又回來了，眼裏的憂鬱和絕望濃得可以使一艘船礁沉。他的蹄甚至無法揚起一粒沙。

那口井仍然永不匆忙地看雲，望星。

少年坐在井旁七月的天色裏。

獵

雲自那老獵人的背後湧起。

最後一次了，他如此告訴自己，他要活捉一隻最兇猛的虎以向全村的人表示他的活力還可以使天空屈服。

老人的眼睛掠過那片落葉林，透過枝梢，注視山岩上那隻盤旋的鷹。眼裏的堅定告訴我們他年輕時曾是個最果敢的獵人，全

森林最好的。他眼光的銳利使得黃金都不得不溶解。

最後一次了，他再告訴自己。雖然村人依舊敬他如敬他年輕時，但由他們的竊竊私語，他知道，他們在說英雄只屬於他的年輕。這是他不能忍受的。他是英雄，而且是絕絕對對的英雄，這種悲壯的英雄感絕不能由任何人所取代，不管在他生前或死後，甚至他的兒子也不能。他是天空下唯一真正的獵人，他把青春，生命全都交給弓，給箭，給弦上的風聲。他不能忍受村人那種眼光，那種對他來說比死亡還痛苦的眼光。他必須是一個英雄，在村人心中，從頭到尾都是一個英雄。他要讓他們明白。

他在家裏飲酒，然後在天亮前出發。村人都睡著。

黃昏時，只有一則悲劇浮在雨後的河原上。

鏡眼望・長船

船在航程裏。

船長的帽斜向一邊，雙手握著望遠鏡，搜索海上的一切。透過望遠鏡，船長看了什麼？三個水鳥，幾隻飛魚，或一層

柔情？都不是。船長將驚異地看到焦點上那些抓不住的歲月。

歲月，歲月，使一個年輕的船長長滿鬍子的歲月。

驚異的船長把望遠鏡匆忙地移向另一個方向。歲月，焦點上出現的仍然是灰濛濛的歲月。

船在深夜時觸礁。